

一九八四年現狀材料戲曲語彙觀摩演出

劇本選編



文化部藝術局編印

一九八四年·北京

PDG

1984年现代题材戏曲话剧歌剧观摩演出

剧 本 选 编

第二集 目 录

- ✓ 三幕八场话剧 高山下的花环……………(1)
- ✓ 为当代的位卑者谱一曲高亢的赞歌……………(74)
- ✓ 四幕风俗喜剧 红白喜事……………(87)
- ✓ 《红白喜事》创作琐谈……………(173)

三幕八场话剧

高山下的花环

(根据李存葆同名小说改编,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

编剧: 俞智先 于德义 任 靖
刘家荣 王 瑛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赵蒙生	31岁	某部军政治部摄影干事,后调九连任指导员。
柳 岚	26岁	赵蒙生妻子、某军医大学学生。
吴 爽	58岁	赵蒙生之母,某军区卫生部副部长。
黄师长	54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师长。
雷军长	57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军长。
梁三喜	31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九连连长。
靳开来	30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九连炮排排长。
小 金	18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九连司号员。
段雨国	20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新战士。

薛凯华 21岁 人民解放军某部北京部队炮手、又称“小北京”。

靳 妻 29岁 靳开来之妻，河北省某社办棉油加工厂合同工。

靳 子 4岁 靳开来之子。

梁大娘 65岁 梁三喜之母。

韩玉秀 23岁 梁三喜之妻。

炊事班长、话务员、弹药手、排长们、战士们。

序

〔巍巍青山镶嵌着五彩缤纷的花环，纱幕上映着“位卑未敢忘忧国”七个大字。

〔赵蒙生深沉的画外音：

记不清是哪朝哪代哪位诗人，写过这样不朽的诗句——“位卑未敢忘忧国”！

我要讲的就是这些位卑者的故事。

是啊，在这个故事中，我赵蒙生和妈妈确实扮演过很不光彩的角色，然而，一想起祖国南疆长眠的战友和用心血乳汁养大了我的人民，我便不能也不敢对自己稍加粉饰！

那么，就把这真实的故事做为我敬献在高山下烈士墓前的花环吧！

（收 光）

第一幕

第一场

〔一九七八年盛夏、傍晚。

〔南方某风景区的疗养所，一幢样式别致的小楼门前。

〔幕启：鸟叫蝉鸣。赵蒙生立于石阶之上。抱肘支颈陷入沉思。有顷，烦躁的踱步。

〔柳岚内声“蒙生、蒙生！”上。

柳 岚 哎呀，舞会就要开始了，你怎么还不快去换衣服？

赵蒙生 我不想去了。

柳 岚 哎！那怎么行？！人家知道你明天又要去钻山沟，特意开个欢送会，跳跳舞，喝喝酒，看看进口录相，让你享受享受现代化的生活。

赵蒙生 可一见面他们就叫我土八路，苦行僧，我受不了！

柳 岚 （又好气又好笑地）那有什么，我的大兵同志，人家是跟你开个善意的玩笑嘛！

赵蒙生 玩笑？我看是恶意的嘲讽！

柳 岚 哼，这些话听起来是不入耳；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赵蒙生 什么？！

柳 岚 你左左右右看一看，谁还稀罕红领章，绿军装？现在谁不想想方设法在大城市大机关找个高雅轻松的工作，过一过舒适快乐的生活！

赵蒙生 靠什么？靠父母的权势？一旦我们的父辈见了马克思，我们这些公子哥怎么办？

柳 岚 蒙生，妈妈带我们到这避暑胜地来疗养，是让我们愉快地度过假期。可这一个多月来，你忽而烦躁，忽而消沉……到底是怎么了？

赵蒙生 柳岚，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条件十分优越，可生活得却很空虚，好象少点什么，似乎应该有所追求。

柳 岚 我们还缺什么？还追求什么？

赵蒙生 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只是感到不能仰仗父母头上的光圈过一辈子。爸爸妈妈很快就要离休了。你军医大学毕业还能弄张文凭，我呢？一无所有，一无所长啊！

柳 岚 好了，好了，别自寻烦恼了！为了把你调回来，妈妈不是整天在跑嘛！

赵蒙生 妈妈那是为了不让你我再唱“天河配”。……

柳 岚 走一步算一步！（忽然想起）哎，蒙生，现在可出现了一股出国热，都想方设法到外国去镀镀金。

赵蒙生 我也想过。三十出头的人了，上不了大学，要能出国深造，深造嘛！可这要考一门外语。我在那个小山沟里哪有这个条件。

柳 岚 我看第一步先调回军区，安排个清闲工作，集中力量攻外语，一旦有出国学习的机会，让妈妈显显神通。还怕实现不了你的理想？

赵蒙生 好吧，听凭命运的安排吧！

〔汽车鸣笛，煞车声。〕

柳 岚 车来了，快去换衣服！别忘了扎领带！

赵蒙生 我还没学会！（进门）

柳 岚 你呀真笨死了。

〔吴爽提大包、小包上。〕

吴 爽 谁笨死了？

柳 岚 妈妈，你累了吧！蒙生调动的事，今天跑得怎么样？

吴 爽 你让我喘喘气呀！

〔柳岚笑，扶妈妈坐下。

柳 岚 （取到照像机）照像机，“YA、SALKA”。

吴 爽 给蒙生买的。

柳 岚 太好了。（继续翻看）大中华，麦乳精……妈妈，你偏心眼儿。

吴 爽 你的在这儿呢！

柳 岚 （夺过）连衣裙，香港的！

吴 爽 从侨汇商店买的。

柳 岚 妈妈，你真好！

〔蒙生上。

吴 爽 妈不偏心眼啦？

赵蒙生 妈，你回来了。

柳 岚 你快说说蒙生调动的事吧！

吴 爽 蒙生，今天妈有个意外的收获。在山下，我见到你们军的黄师长，我叫他一会儿到这来。

柳 岚 我为什么收获呢？黄叔叔来能解决什么问题，他又不是来送调令。

吴 爽 呃，关于蒙生跨军区调动的的事儿，他还是能有办法的。

柳 岚 真的？

赵蒙生 柳岚，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不去了！

〔柳岚拿东西下。

吴 爽 蒙生，你过来。明天就回部队？

赵蒙生 已经超假十多天了。

吴 爽 妈眼看就六十了，就你这么个儿子，把你安置好了，也就去块心病……

赵蒙生 妈妈，把我调回来，安排个清闲的工作，我好攻读一门外语……

吴 爽 学外语？

赵蒙生 有机会，我想出国学习，学习。

吴 爽 好哇，你有这个志向，遇到机会，妈妈拼上老命也要争一争。

〔黄师长内声：“同志，军区卫生部吴部长住在哪一栋楼啊？”应声：“上边就是。”

吴 爽 他来了。老黄，在这儿！（对赵蒙生）去，搞点冷饮。

〔赵蒙生下。

黄师长 （上）吴大姐！

吴 爽 老黄，你可真准时啊！

黄师长 吴大姐下令，我敢违抗吗？吓，真是避暑胜地，仙境一样！

吴 爽 来，请坐。

〔蒙生，柳岚走出。

柳 岚 黄叔叔。

黄师长 嗨，冷眼一看，还以为你们是一对归国华侨呢！蒙生，超假了吧？有人扯后腿了？

柳 岚 黄叔叔！西德啤酒，可口可乐，还有咖啡，你请。

黄师长 好，好，你黄叔叔通情达理，一年一次探亲假多呆几天没什么。

柳 岚 蒙生，听见没有？黄叔叔批准你多呆几天了。

黄师长 这我可不敢，他是军里的大摄影干事，我没权哪！

柳 岚 哼！黄叔叔净送空头人情！

黄师长 嗨，你这儿媳妇可真厉害！

吴 爽 柳岚，你这可冤枉了黄叔叔，六七年蒙生爸爸被“四人帮”关起来，就是你黄叔叔把蒙生带进部队的。

柳 岚 现在他可不肯帮忙了！

黄师长 你看她这张咀！有什么事需要黄叔叔帮忙，只管说！

吴 爽 （抢在柳岚前面）老黄，大姐搞到几尾活鱼，叫你来帮忙，把它消灭了！

黄师长 是吗？我一定帮吴大姐解决这个困难！

〔众笑。

吴 爽 柳岚，告诉厨房，把鱼做上。

〔柳岚应声与赵蒙生同下。

黄师长 你这儿媳妇军医大学快毕业了吧？

吴 爽 嗯，学的还不错，他们校长说，准备让她留校。

黄师长 好、好，这也是吴大姐教育有方嘛！

吴 爽 咳！我现在犯愁的是蒙生。前些年，我和他爸爸受迫害，多亏你把他带走了。可是中学都没有毕业，现在搞“四化”，没有科学知识怎么可以呀？蒙生，倒是很有上进心，可是，在下边整天忙于事务，哪有时间 and 精力学习？我又离他太远，真是鞭长莫及呀！

黄师长 我明白！人才难得嘛！若是蒙生在我的师里，归我那一亩三分地，我一句话就能把他送回来。可是……（摇头）眼下他是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我是爱莫能助啊！

吴 爽 老黄，你吴大姐不会叫你为难！对了，我忘了给你道喜了。你那个丫头在我们总院内二科，干的不错，前几天入党了！

黄师长 嘿嘿……让吴大姐操心了！

吴 爽 这你可把话说远了！

黄师长 （机密地）吴大姐，蒙生调动问题，我看，关键就在雷神爷身上。

吴 爽 老雷？

黄师长 对，他官复原职，回到军里就抓党委整风机关整顿，真是铁面无私！不过，当年，在沂蒙山是你把他从死尸堆里背出来的。只要大姐一句话，他这点面子还能不给？

吴 爽 他最近身体还好吧？

黄师长 昨天他来山下开会……

吴 爽 是吗？十多年没见，我怪想他的。蒙生，去打个电话给你雷叔叔，就说我骂他啦！

雷军长 （人未到声先到）吴大姐，不用你骂，我老雷找上门来负荆请罪！

吴 爽 老雷！（急步上前抓住雷军长）你好啊！

雷军长 好，好，好的头发都白了！

吴 爽 十多年不见，大姐惦记你呀！你可把大姐给忘了！

雷军长 冤枉！我老雷说过：知恩不报非君子，一辈子也忘不了吴大姐的救命之恩。刚才听说你在山上疗养，马上就来看你！

吴 爽 你——准是闻到香味来的吧！

雷军长 （嗅了嗅）啊哈，有鱼！嘿嘿，老黄，（掏出酒瓶）打牙祭喽！

黄师长 “五粮液”拿去，蒙生！

雷军长 （发现赵蒙生）我说蒙生，你这是什么打扮儿？大兵就是大兵，趁早给我换喽！

〔黄师长咳嗽。〕

雷军长 你咳嗽什么？（见蒙生欲下）等等，我的大干事，你啥时候回队呀？

赵蒙生 明天。

雷军长 嗯，年轻轻的不许恋老婆！

〔柳岚上。〕

柳 岚 妈妈，鱼做上了。

吴 爽 来，见见你雷叔叔。

柳 岚 雷叔叔。

雷军长 这是蒙生的小媳妇儿？

柳 岚 哎呀！（羞得捂脸）

黄师长 爱人，爱人。

雷军长 一码事嘛。这小媳妇儿，长得挺秀气。（模兜）哎呀！不好，不好！

黄师长 秀气不好，傻大黑粗的好？

雷军长 你胡联系！我是说头一次见面，当叔叔的什么也拿不出来，过意不去。好，以后补吧！

吴 爽 柳岚，记在本子上，下次见面他不还帐，你就挠他！

〔众笑。〕

雷军长 好啊，吴大姐，刚才我训了你的宝贝儿子，你就打击报复！

吴 爽 你这个雷神爷，我感激你还感激不过来呢！我把蒙生交给你们，就是要你们严格要求他！

雷军长 好，有你吴大姐的上方宝剑就好！

吴 爽 蒙生，还不快把西装脱了！

〔蒙生下，柳岚随下。〕

吴 爽 老雷，上任以后，工作还顺手吧？

雷军长 顺手？唉，一言难尽哪！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积重难返”了。你只要坚持原则，就得挨骂。上次，有个大人物的儿子要跨军区调动，我顶了一下，为这件事，老伴差点把我关“小号”，说现在办事谁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呀，让我干我就把两只眼全睁起来，不合原则的事，就是亲娘老子我也不买帐！（脱下军帽欲摔）

黄师长 （一把抓住）雷神爷，你可千万别摔帽子！

雷军长 （看看帽子）啊！（二人大笑）

吴 爽 怎么，这摔帽子里面，还有什么典故？

黄师长 他呀，在“四人帮”的时候，顶了康生，帽子一摔硬是不执行中央文革的命令被罢了官。林秃子要整陈老总，抓什么华野山头，他在军委会上又摔了帽子，结果被关进牛棚。所以下边给他编了几句顺口溜……唉（见赵蒙生）怎么说来的？

赵蒙生 “军长摔军帽，每摔必不妙，不是蹲班房，就是进干校。”

吴 爽 你可真是个雷神爷，跟谁都敢摔帽子！

雷军长 不不不！对你吴大姐我可不敢！

吴 爽 真的不敢？

雷军长 借个胆子我也不敢！

吴 爽 那好，你吴大姐求你办件事。

雷军长 嗯？

黄师长 噢，我去看看鱼……

吴 爽 你别打岔！老雷，我想求你给蒙生调调工作。

〔雷军长不悦。〕

黄师长 那你谈，我……

吴 爽 老黄，你别走！老雷，你知道，我就蒙生这么一个儿子。

黄师长 是啊，他是四七年在沂蒙山出生的吧？

吴 爽 是一位妇救会长带大的，活下来不容易啊！我们当年出生入死，东拼西杀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他们这一代？

黄师长 那是。

〔雷军长瞪了一眼黄师长。

赵蒙生 妈，你别说了！

吴 爽 为什么不说？今天你雷叔叔在，我就是要话说得明明白白！

赵蒙生 妈，你就叫我在军机关干一辈子吧！

吴 爽 不，你在军里我不放心！

黄师长 是啊，儿行千里母担忧嘛！

雷军长 你想把他调到身边来？

黄师长 那还用说！

吴 爽 不。

雷军长 嗯？

黄师长 把他给我放到基层。

雷军长 放到基层？！

吴 爽 下连队！

黄师长 吴大姐，你这……

吴 爽 你大概怀疑我为什么舍得让儿子去吃苦？

黄师长 是，是有那么点。

吴 爽 老雷，老黄，刚才你们都看见他那身打扮了，他在追求什么？照这样下去，我们打下的江山交给他们能放心吗？不让他们去艰苦环境磨炼磨炼真要变成游手好闲的八旗子弟啦！

雷军长 好，你真不愧是老大姐呀！你想得对，看得远！我刚回军里就听说，你儿子是出了名的“一号卧龙”。我就担心这

帮少爷兵，到部队里镀镀金，转过身回到大城市大机关躺在父母的功劳簿上做那个人上人哪！那怎么得了啊！老黄，把他下到你们师里，给他肩上压点担子！

黄师长 当指导员？

雷军长 行！（对赵蒙生）你回去就给我上任！

赵蒙生 是！

〔柳岚上。

柳 岚 妈，饭菜都好了！

吴 爽 请吧！

黄师长 吴大姐请！

雷军长 你这个家伙，喝酒还不积极，我先走。

〔雷军长大步进楼，柳岚随进。

赵蒙生 妈，你……

黄师长 吴大姐，您这是唱的哪出戏？

吴 爽 （无可奈何）“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黄师长 啊，“曲线调动”！

（收 光）——幕落

〔赵蒙生的画外音：

就这样，我执行着妈妈“曲线调动”的计划，离开军部来到了九连。可是妈妈哪里知道，这条“陈仓小路”的崎岖坎坷啊！下连七天，仅只是一个星期，风吹日晒，摸爬滚打，这被称之为“熔炉”的连队，真正的大兵生涯没有“苦行僧”的功夫，我可怎样熬下去呀！

第二场

〔七天后的下午。

〔某部九连营地、连部。

〔大幕后《打靶归来》的歌声，由远而近。靳开来的声音：“立定！向右转！报告连长，有什么指示？”

梁三喜的声音：“同志们！请稍息！今天，又是全副武装越野，又是打靶，大家都累了吧？”

全体战士：“为人民服务！”

梁三喜：“各班小结一下，晚上整队去营部看电影。解散吧！”

靳开来：“解散！”

〔幕启：梁三喜揸着一支自动步枪，背着两个背包上。小金，靳开来跟上。

梁三喜 把枪交给掉队的段雨国。

〔小金接枪下。

靳开来 这个背包是谁的？（帮梁三喜取下背包）

梁三喜 赵指导员的。（放下自己的背包给赵蒙生铺床）

靳开来 哈哈！咱们盼星星盼月亮，好容易盼来个指导员，可倒好，他来了一个星期了，你这个连长身上的担子一点也没减，肩膀上倒多了一个背包！（欲下）

梁三喜 靳开来！

靳开来 干什么？

梁三喜 你是老排长了，又是支部委员，赵指导员初来乍到，我们应该多帮助他，关心他！

靳开来 啊，你让我象你似的给他洗衣服，铺床？这是步兵连，不是托儿所！

梁三喜 你这是什么话？

靳开来 大实话！你大概还不知道吧？此人是军里有名的“一号卧龙”，每天趴到八、九点，趴够了就飞了！

梁三喜 不许你胡说，赵指导员一不是带职下连锻炼，二不是

体验生活，人家行李，组织关系全一锅端来了。往后，咱们政治思想和党的工作都要服从他的领导。

靳开来 服从他的领导？他也配！

梁三喜 你？

靳开来 你看他那个公子哥的样子吧！纯粹是个秧子！

梁三喜 （拍桌）你出去！

靳开来 哼，出去就出去！

梁三喜 你回来！

靳开来 回来就回来！

梁三喜 不是我跟你发火……

靳开来 （一拍桌子）你还没发火？就差把我吃了！

梁三喜 好，我不对。可你老毛病也得改一改，嘴上就不能安个把门的？

靳开来 哼，我这是替你着急，你老婆眼看要生孩子，探亲假批下五、六天了，他这么不拿事，你走得了吗？

梁三喜 我的事你不用管，往后，你不许说一句妨碍团结的话！

靳开来 行，我拿封条把嘴封上。

〔靳开来转身欲下，赵蒙生缓步上。〕

靳开来 呀，指导员回来了不简单，比昨天至少提前十分钟！

（大大咧咧地下）

赵蒙生 （见梁三喜为自己铺床，过意不去地）三喜同志我自己来吧。

梁三喜 我来吧。你坐在我床上歇一会儿。

赵蒙生 那，我去听听各班的小结会。（欲下）

梁三喜 老赵，你看，走路都扭秧歌了，给我坐下吧！一会儿我去搜集一下情况，向你汇报不就行了吗？

赵蒙生 ……那你就多受累了！（疲惫地靠在梁三喜的背包上）

梁三喜 呃，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今后，你吹笛子我掐眼儿，一文一武互相配合嘛！打从王指导员调走以后，副指导员探家去了，副连长进了教导队，连队就剩下我一个光杆司令了。我是天天盼着能派个指导员来。这回好了。你过去在机关，文化高有水平，这回我就有依靠了。
〔赵蒙生发出鼾声。外面小金在练习号音。梁三喜摸摸赵蒙生的头，轻手轻脚地抱着几件赵蒙生的脏衣服，走到门外。

梁三喜 小金子。

小金 （应声跑来）什么事？连长？

梁三喜 你别吹了，指导员不舒服，你去通知炊事班长，做一份病号饭。

小金 是，这是指导员的衣服吧？我来洗。

梁三喜 我洗吧！你给指导员打盆热水让他烫烫脚。

〔二人下。电话铃响，赵蒙生醒来，拿起话筒。

赵蒙生 哪里？

〔电话员的声音：“九连指导员赵蒙生长途电话。”

赵蒙生 我是赵蒙生！

〔柳岚声音：“蒙生吗？我是柳岚，我在军医大学跟你讲话。怎么样？你这个新上任的指导员？”

赵蒙生 咳，一言难尽哪！星期一报到，第二天天不亮就全副武装越野，接着胸朝大地背朝天搞了三天射击预习，今天是武装越野又是实弹考核，累得我都快散架子啦！妈妈那头怎么样？

柳 岚 这边已经联系好了，军区三大部工作任你挑。

赵蒙生 太好了，调令什么时候能到？

柳 岚 这个，你还得等一等。